

# STAR CRAFT®

LEGACY OF THE VOID™



BILZARD  
ENTERTAINMENT

# 第六区

短篇小说作者：Micky Neilson

惨叫声还在继续，仿佛永远也停不下来。

每个老兵都知道，如果角度正确，滚烫的刺针子弹是可以射进火蝠臂甲的等离子馈送器里的。里面的蠢货一旦打开毁灭之炎喷射器，就会被活活烧死在自己的战斗服里——眼前这位倒霉鬼正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他护甲上的伺服传动装置还在试图保持站姿，可他整个人已经趴在索尔二号星肮脏的“地表”上疯狂地挣扎着，双臂拼命挥动，一声声惨叫通过笨重的橙色装甲上的外部扩音器不断地传出来。

他的惨叫声就像一头发癩的斯卡勒特兽，这该死的海盗。如果指挥官多利安说他没有乐在其中，那可是在胡扯。

惨叫声终于停止了，战斗服无法继续保持站姿，向前倒下，四散开来，隐没在豌豆汤似的绿色浓雾中。这就是索尔二号星的“空气”，从地表到外大气层，大气中充满了致命的混合毒气，浓度极高，距离地表一米的高度可见度几乎为零。星球表面布满了黏稠的污泥，偶尔还会有柏树刺根一样的奇怪突起，有些仅有两米，有些则为常人身高的两倍。

火蝠燃烧殆尽的残骸上，唯一辨认得出的只有战斗服背部突起的燃料罐。周围的沼泽地上还躺着三具尸体，其中一具尸体身上穿着布满尖刺的护甲。这种护甲实在是太老掉牙了，相比之下，多利安身上的联邦陆战队CMC护甲就像是刚刚出厂的新货。至于另外两具尸体，如果他们身上那种七拼八凑的装备也能称之为“护甲”，那肯定会笑掉别人大牙。当初载着这批敢死队员的运输机，放下这些士兵之后，就消失在不断涌动的绿雾中了。

“要回去了吗？”斯潘纳提的声音通过外部扩音器传了出来。

多利安拖着重靴，在淤泥中慢腾腾地走着，这样他就始终能透过面甲瞥见身边这名队员。暴虐小队的所有队员中，只有他自己和斯潘纳提两人单独行动。斯潘纳提的臂甲右上方被击中，希望医护兵齐默曼能处理得了这种伤口。多利安的护甲则被火焰烧得焦黑——那个火蝠在战斗中不断嘲讽多利安，说什么“我最爱吃酥脆烤肉”，但最后变成酥脆烤肉的反倒是他自己。

“好，我们走……”

贝吉丝上士的声音从小队的加密频道断断续续地传来。“长官，我是小贝。运输机只是个诱饵，他们想抢货物。”她的语气听起来肯定而冷静。多利安曾经夸过她沉着镇定，不带个人感情。斯潘纳提同意他的说法，他说他以前想和她谈点个人感情，但她不答应。

“快走！”多利安对斯潘纳提大吼。伺服传动装置开始运转，两人重步穿越黏稠的泥沼，朝萨尔纳加神殿方向前进。在他们的前方，一座类似金字塔的建筑矗立在腐臭的雾气中。

另一个声音随即在多利安耳边响了起来：“暴虐小队，这里是指挥中心。请报告战况，完毕。”

指挥中心一如既往地派不上用场。多利安认为与其浪费时间解释，还不如直接动手。

“战况就是：我没空，不如你向我报告一下位置和预计抵达时间，怎么样？”

“预计十分钟后抵达，完毕。”通讯官听起来气急败坏。

就算有CMC护甲的行走强化功能，多利安与斯潘纳提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赶到。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这简直是在赌命，但多利安对自己的运气很有信心。撰写作战手册的“专家”们可不知道AGR-14突击步枪的厉害，只有新兵蛋子才会一板一眼地按照手册的指示去做，有时候只要动动脑子就够了。多利安一听说已经和敌方交火的时候，他就怀疑这是对方的佯攻。否则那艘运输机为什么要直直地飞过斯潘纳提的警戒范围？它分明是想故意被发现，分散守备兵力，以偷袭真正的目标——圣物。

他们的目标通常不是圣物就是神器，不然就是其它的什么怪东西——那些东西的名字没人会念，也没人猜得到用途。这件圣物也不例外。多利安只知道它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，其它的事情都是“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”。暴虐小队的“直属上级”就是莫比斯基金会，它涉猎多项专业领域，对早已灭绝的外星文明的考古研究正是其中之一。暴虐小队从前并非替基金会效力，他们是阿克图尔斯·蒙斯克的干将，是地道的帝国陆战队。然而在几次秘密商谈与闭门会议之后，暴虐小队被调到了莫比斯基金会的武装部队——莫比斯部队。

所以.....这次作战计划是莫比斯基金会制定的。这座独特的外星神殿由几千年前被称作“萨尔纳加”的种族兴建。侦察兵对神殿进行定位之后，暴虐小队就负责前来回收神殿里的圣物。作战计划就是这么简单，因为根据侦查兵的报告，神殿也已经荒废，这颗星球上也不存在其它生物。确切地说，是本不存在没有生物，因为“玩命俱乐部”的那群蠢货海盗们也来到了这里。

神殿一直向外延伸到多利安目力所及的范围内。他和斯潘纳提接近神殿南门，听到了双方交火的声音。枪炮声不绝于耳，接着传来了三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多利安没猜错的话，那应该是劫掠者榴弹炮的炮声。他们的重武器专家克兰斯顿正在疯狂地发射着惩罚者榴弹，就像休假的士兵朝脱衣舞池里拼命丢钱一样。

他们绕到了神殿底层，多利安看到暴虐小队的运输机就停在降落地点，距离神殿入口不过几米的距离。停在那里的，还有一架老式灰熊运输机。多利安不得不承认，“玩命俱乐部”的那群蠢货们还是有些脑子的：灰熊运输机停放的位置刚好正对着莫比斯运输机。他们使用运输机上的舰载武器进行火力压制，把多利安的小队钳制在神殿入口动弹不得。这就是他们一贯的“宙斯”战术，是那个无法无天的海盗头子以自己的绰号命名的。在过去几年里，暴虐小队曾与宙斯交手数次，可惜的是，尽管玩命俱乐部每次都死伤惨重，那该死的海盗头子却都能逃出生天.....甚至总是能诱拐更多的新人加入。

显然，海盗们希望能用这一招引开多利安大部分的兵力。毕竟，在他们看来，没有哪个疯子指挥官会只派两个人和满满的一船人拼命。

面甲下，多利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冲锋陷阵是小队指挥官的职责。不过他这次却已经深入敌后了.....就在莫比斯运输机旁，他已经摸到了海盗火力压制的位置后面。

多利安比了个手势，示意斯潘纳提停下来。两人端起武器，炮火倾泻在这群狗娘养的海盗头上。三个躲在运输机旁的海盗被当场打成了筛子，连莫比斯运输机的外壳和着陆支架都被打出了好几个洞。

多利安、斯潘纳提、贝吉丝和克兰斯顿瞄准灰熊运输机，火力全开，就连小队中最不愿意冒险的一等兵霍普也躲在掩体后方进行射击。运输机的装甲支撑不了太久，它的驾驶员也心知肚明。运输机发动了引擎，强风吹得淡绿色的烟雾在空中回旋，也把多利安吹了个趔趄。他看着那架运输机起飞，倾斜，之后如鬼魅一样，消失在遮天蔽日的雾气中。

斯潘纳提前往查看其他队员的状况。齐默曼已经先跟他们会合了，她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医疗支援。

“指挥中心，”多利安启动加密频率，说道，“派对好像已经结束了。”他走向小队的运输机，盯着地上的两具尸体。“我们准备.....”

两具尸体？

应该有三具尸体才对。刚刚有个人穿着CMC护甲，一定是这个人没死。

嘶哑的男声在公共频道上响了起来：“指挥官，算你厉害，不过这种程度我还死不了。该死的是你，还有你那些一吹就倒的队员们。你不按常理出牌，是吧？你和帝国那些死板的家伙们都不一样.....我记住你了，下次我再和你算账。”



那是宙斯的声音，他就是那个穿着CMC护甲的海盗。这个杂碎，他曾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多利安脚下，那本是个解决他的好机会，现在却让他跑了，再一次从眼皮底下逃跑了，真是该死。考虑到位置部署，只有一个方向，能让宙斯避开所有人的耳目溜之大吉。

“指挥中心，这里是暴虐小队队长。请求追击重犯宙斯。重复一遍——”

“请求驳回，队长。货物安全无事，迅速撤离才是首要任务，完毕。”

多利安本可以故技重施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听不清楚！信号太差了！”不过这个花招只用了几次，就被他的长官识破了。所以这次他连花招都懒得耍，先斩后奏再说。

斯潘纳提作了个手势，问多利安要不要帮手。他挥挥手拒绝了，没必要让小队全员都因为抗命被斥责。

多利安跑到金字塔斜面的角落，在一片开阔的地方，他看到了宙斯端着武器的身影。宙斯对他开火，多利安也开火回击。刺针子弹破空之声从多利安左侧逐渐逼近，而他射出的刺针弹也刮花了海盗左臂、肩膀和头部边缘的护甲。双方激战之际，一架钢铁巨鸟从天而降，腐臭的云雾随之四散。紧接着，多利安射出的子弹被灰熊运输机挡住了。虽然他看不清楚，但毫无疑问，宙斯已经登上了运输机。

多利安继续开火，但他的刺针子弹打不透灰熊厚重的外壳。运输机慢慢升空，消失在雾气之中。

几小时后，指挥官多利安登上行星穿梭机，透过观察窗看着外面的景色。无数小行星稍纵即逝，有的小如秃鹰战车，有的大若战列巡航舰。不知多少次，它们掠着舰体呼啸而过，让人心惊肉跳。

舰载计算机已经设置好特定的航道，可以引导穿梭机穿过这片被称为雷文之痕的区域。即使航道仅仅出现一米的偏差，他们也无法全身而退。当然，这只是委婉的说法，实际上穿梭机会被高速飞行的碎岩砸成碎片，包括整个暴虐小队在内，舰上全员都会被甩进这片由雷文星残骸形成的小行星区。

念及至此，他已无法将这个画面从脑中驱逐出去：多利安和他的队员们漂浮在一片虚空中，周围是四散的残骸。他们最多只能存活九十秒，更别提还可能被秒速近二十五公里的碎岩碾为齑粉。至于那片石板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的宝物，它又会存在多久呢？或许比他们所有人都要久吧，毕竟它保留至今依然完好无损。或许它会永远地沉睡在这片寒冷、死寂的真空中。

驾驶员告知他们即将抵达莫比斯基金会的基地。他迅速瞥向窗外，舰船正在接近一块巨岩，那里就是莫比斯部队的行动基地。舰船不断靠近，他也得以更好地一览基地全貌。整个巨岩近一半都被基地覆盖，平坦的建筑不规则地向外延伸。新型钢制结构从中央核心向上延展，如同巨人手上绷紧的手指。

经过几座炮塔之后，舰船抵达星港，准备着陆。多利安等不及要摆脱这次护送的货物，越快越好。他想快点向布拉克斯顿少校报告，赶紧进行下一个任务，不管是什么任务都好。

\* \* \*

“布拉克斯顿和你没关系了。” 斯巴克斯中校脱口而出。多利安听着，对方每一句话都像是不经大脑说出来的话，他和自己以前的所有上级都没什么两样。“现在我就是你的长官了。”

多利安已经开始讨厌这个家伙了。他搞不懂，为什么这群只会耍嘴皮子的军官，一个个都要靠贬低别人才能体现自己才是长官。

“当然，少校没少吹捧你的辉煌战绩，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看他就是想赶紧把你甩给别人，让你去别人那惹麻烦！我怀疑，阿克图尔斯也是因为这个才把你调来莫比斯，免得被你拖累。只看任务成功率的话，你确实挺厉害，但是论遵守军纪的话，你根本就是个废物。”

中校的办公室窗明几净。多利安敢打赌，就算他把墙上挂着的所有奖章都摸上一边，手上沾不到一丁点灰尘。中校的桌上只有一台全息投影机和一支轻便的锥形遥控器，就连这两样东西也被摆在固定的位置。

“你猜怎么着？”老家伙站在办公桌后，继续大放厥词，多利安稍息站在桌前。“现在你成了我的麻烦。指挥官，我可不喜欢麻烦！”

那支遥控器末端很尖，当刺杀武器应该很不错，多利安暗忖，而且它足够长，如果把它从中校的内眼角插进去，应该可以刺到大脑。

多利安想象这样的景象，斯巴克斯中校全身痉挛地倒在地上，血流如注，双手还紧紧地握着插进眼中的遥控器，一尘不染的镶板上溅满了鲜血。

“你说呢？”斯巴克斯吼道。

“长官，你说什么？”多利安答道，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听那个老王八蛋的话。虽然他偶尔也幻想过干掉某个人，但通常不会这么生动。

“我刚刚问你，你的脑袋好不好使，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们这帮废物交给其它的倒霉鬼，让他们决定你的烂命？显然你的脑子不怎么好使。我告诉你吧，蠢货，是因为我这边实在是缺人。你的明星小队要执行什么任务，你猜到了吗？”

“不，长官，我不知道。”

斯巴克斯停下了步子，他一手插腰，一手用食指指着多利安，他的下巴就像食指一样朝前戳着。

“保安。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这座基地的第六区，高级研究部门。”

保安？他是认真的吗？给那群穿白大褂的当保姆？照顾他们的狗屁实验？有敌人吗？有威胁吗？有什么可保护的？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穿过那片小行星区。



“你不兴奋吗，中尉？这下你开心了吧？你开不开心关我屁事！我不知道那个老好人布拉克斯顿又在执行什么新的机密任务，但是我敢告诉你，他现在肯定乐开花了。”

多利安对此毫不怀疑。

\* \* \*

“这他妈是怎么回事？”斯潘纳提双手使劲一甩，气得面红耳赤。“那哪是我们该干的活！”

斯潘纳提很走运，他还有胳膊可甩。之前他手臂上伤已经得到了齐默曼的妥善处理——她在小队服役的这些年，比这严重得多的伤势都处理过。

一等兵霍普向前倾着身子，手肘撑在膝盖上。“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，有什么事情不对劲，他们有事瞒着我们。”多利安常骂霍普喜欢杞人忧天。“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们要被赶出部队了。”

霍普直直地盯着多利安。这个年轻人什么也没问，大家也都缄口不言，不过——

“这都是因为你去追那个叫宙斯的海盗吗？”

齐默曼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。她身体后靠，双手环在胸前，面带责难地注视着多利安。他们都知道多利安总是有办法惹毛指挥中心的人。从小队还隶属于帝国的时候起，他就一直如此。这位指挥官的心中满是负罪感，他本来就被头痛折磨得苦不堪言，现在他的头疼得更厉害了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布拉克斯顿一直想找个机会整我。”多利安答道，“打从一开始，他就看我不顺眼，这也许是在报复没错。但要我说，你们这些家伙……”多利安的手指划过来，“都是最优秀的，没人比得上。”

他坐在小休息室的桌前，轮流看着每个人。对他的这一席话，齐默曼似乎不太买账，斯潘纳提点头同意，霍普则坐立不安。克兰斯顿的大脑经过“神经再社会化改造”，此刻他正睁大了眼睛看回去，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。至于贝吉丝嘛，她就是她，永远让人猜不透，不过她正用一只手指按摩太阳穴，多利安不禁在怀疑她是不是也在头疼。而且……她外露的手臂和胸口泛着细微的光泽。尽管所有人都穿着无袖上衣和短裤，可室内还是比想象中还要热，多利安觉得自己的汗珠也顺着太阳穴流了下来。

“齐默曼，”多利安继续道，“任务期间，你去协助第六区的医护工作。至于其他人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要先把保安工作做好，咬紧牙根撑过去。等到斯巴克斯什么时候玩腻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去干正事了，让那些兔崽子们好好尝尝我们的厉害。”

他不清楚自己的话到底有几分保证，但这话确实起了作用。斯潘纳提开口了：“是你带着我们逃离了布莱克西斯星上的大火……带着我们在克哈星、戈比太空站和潘特拉主星取得胜利……妈的，如果我们信不过你，我们早就收拾行李走人了。”其他人纷纷点头，一个接一个，连齐默曼也不例外——虽然她是最后一个。

多利安笑了，不管指挥中心的人怎么看待自己，自己的队员们愿意相信自己，这总是让人欣慰的事情。“暴虐小队，说得好。”

多利安的头痛又发作了，于是会议到此结束。

\* \* \*

最开始的两天漫长而单调。多利安怎么都套不出斯巴克斯的话。他不知道这项任务会持续多久。他希望是六个月，这是标准的任务时限，可身在莫比斯部队里，什么都可能变卦。

多利安一直头痛发烧，但没有流行感冒的症状。于是他认为这只是小问题，没当回事。其他人也出现了这样的症状，不过既然没影响工作，也就没什么大不了。

昨晚发生了一件无比诡异的事情——他听到了一声极为刺耳的尖叫声。这种声音他从没听到过，听起来很像是病人心跳停止的时候，医疗设备发出的尖锐的警报声。那声尖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，但没持续几秒就停止了。

他看着房门，无论是房间里还是军官营舍的走廊里都空无一人。他敢肯定自己是做了个奇怪的梦，只是梦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。然而当他站在第六区四号大门门外时，他已经不那么肯定了。他无法把那个声音从自己的脑中赶出去。他非常确定，即便是在自己醒来之后，那声音仍持续了一小段时间。

多利安真希望他们能打开空调。他穿着轻便的战术护甲，这种护甲只能提供最低程度的防护，可这一点都不能缓解他的燥热。哪怕是穿着全副武装的CMC护甲也好，这样至少可以使用护甲自带的温控功能。他瞟了一眼头罩目镜上的时间，这样的折磨还要再持续两个小时。

这时尖叫声又响了起来。

那阵嚎叫并不像是他梦中听到的哀号——如果那确实是梦，听起来像是人类的惨叫。只有已经要死了或者确信自己必死无疑的人，才能发出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。多利安无数次听过这种惨叫声，这通常会在几声枪响之后戛然而止。

砰！砰！

枪声也响起来了。

多利安早已蓄势待发，手中识别卡扫过识别器，快速冲过向两侧滑开的大门。他用肩膀抵着突击步枪的枪托，左右转身查看，确认门口没有威胁之后继续前进。

一名实验室技术员从走廊深处的房间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差点滑倒在镶板地面上。她张着嘴巴，睁大的眼睛里充满惊恐。

从她离开的房间传来了另一声惨叫，又是一声枪响，之后是一片死寂。

多利安确定角落里没有敌人。一个头发灰白，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工作站旁边，盯着脚下。他的脚下是另一名技术员的尸体，血迹在实验室光滑的金属地面上蔓延。男人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尸体，双唇紧闭，手中拿着一把多利安从没见过的小型武器。

多利安继续向前走去，他在等着那个技术员转过头，举起武器。只要对方这么做，他就可以朝他的胸口和脑袋来上两记点射。他始终在等着，可这一刻并没到来。多利安靠近之后，那个人只是抬起了头。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就像是认出了多利安一样。接下来，这个该死的杀人犯竟然笑了起来，开口说道：

“他的影子……向前延伸。”

多利安猛地用步枪枪托打碎了这个疯子的颞骨，这就是他的回答。警铃大作，老人丢下武器，踉踉跄跄地走向工作站，把设备碰得乱七八糟，然后他倒在了地上，不动了。

\* \* \*

“那把枪是还在实验阶段的等离子步枪。” 斯巴克斯说道。他双手插腰，站在办公桌后方。

“他从基地的其它区域偷走了这把枪。”

多利安稍息站立，眉头紧皱。“然后他拿着枪，到第六区杀人……见人就杀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” 他之前吃过一些头痛药，偏头痛却丝毫没有减缓。蛀虫，就像是蛀虫在他的大脑里

到处挖洞.....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头痛。如果不是这该死的办公室这么热，也许头痛不会这么厉害。

“那是调查人员的工作了，是吧？”中校继续开口道，“你可不是调查人员。”他靠着办公桌，双手张开撑在桌上，仿佛在宣称这张桌子归他所有。“你是保安，可在你的看守下，竟然死了两个人。”

“如果我的队员能在第六区里面站岗，”多利安答道，“或许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”

“让你在哪你就在哪。”斯巴克斯把他的话顶了回去。

“先不论是什么逼疯了这个老人.....这会不会和他之前的工作内容有关？会不会发生新的事故？”

斯巴克斯答复说，从今以后第六区所有军官都要随身携带武器。他讲了一大通废话，无非是安全许可、安全规定和“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”之类的老生常谈。第六区是最高机密区域，虽然谣传这里在进行外层空间生物实验，但谁也不知道这里究竟在研究什么。

中校兀自继续喋喋不休，多利安脑中然浮现出惊人的恐怖画面。斯巴克斯依旧摆着一贯的姿势，可全身的皮都被剥掉了。多利安巨细靡遗地想象着那个场景：斯巴克斯没穿衣服，没有毛发，全身只剩下不断跳动的肌肉、肌腱与血管.....斯巴克斯将手移开桌面，在多利安的想象中，木桌上已经留下了两个鲜血淋漓的掌印。

多利安闭上双眼，数到三再睁开。他发现斯巴克斯中校的脸色很难看，仿佛自己就是臭烘烘的食物一样让他反胃。

“你应该去军医那里看看，”中校说道，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指责，“你的脸色差得像一坨屎。”

多利安回到房间想休息一下，机械副官的全息投影忽然在桌面出现，说贝吉丝上士有事情找他，希望能去她的房间。

贝吉丝的房间冷得就像个冰窖。多利安想起自己的房间也差不多是这样，除了止痛药之外，低温也是缓解头痛的好帮手。贝吉丝打开门，她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。尽管屋里很冷，她依旧穿着无袖上衣与短裤。她在床铺上坐下，多利安坐在了她对面的小椅子上。

“有些事不太对劲。”她说道，她挠着左臂，肩膀向前倾着。“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.....可是我的眼角余光总会看到某些东西，那些动作、影子.....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”她望着多利安。在多利安的印象中，这是他第一次在贝吉丝身上看到这种感情，它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。

是恐惧。

“我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，而且我还会听到声音。”她说。“有东西在墙后面刮墙的声音，有时候.....还有尖叫声.....拉长的、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但我不知道那些声音是哪来的。我一直都没睡觉，因为睡着之后的情形更可怕.....我梦到的东西，还有我.....我在梦中做的事情。”

多利安等待着，没有回话，他知道贝吉丝需要把这些都说出来。“而且不只是我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其他人也都这样，只是没我这么严重。可能只有克兰斯顿没事.....因为他做过脑叶切断手术。他们帮他改造几次了？”

多利安耸耸肩。有人说克兰斯顿第一次神经改造没成功，不得不再次改造。甚至有谣言说他已经进行过很多次手术，导致大脑受到永久性损害。小队里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，就连多利安也不清楚，他只知道克兰斯顿是名优秀的士兵。

贝吉丝继续说道：“在索尔二号星上拿到那个东西之后，我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。是我找到了那个圣物，亲手拿起它，把它带回来……那个时候我就感到毛骨悚然，现在也如此。”

“去军医那里检查过吗？”多利安问道。

贝吉丝摇摇头。“还没有，这些事情……我不想让指挥中心知道，我不想被当成疯子。”

“好吧。”多利安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，“我也……有点不对劲。我希望你能去检查一下，至少检查一下身体上的问题。小队的其他人也都一样。可能——我是说可能，虽然我们穿了护甲，但是说不定还是感染了什么东西……我不知道，也有可能是回来的路上感染的。说不定军医能把我们的病……”

鸟叫声在他身边的桌子响了起来，副官的头像随之浮现：“贝吉丝上士，一等兵霍普来电。”

“接起来。”贝吉丝说。

霍普的声音从投影仪底座传来：“报告上士，我是霍普，你看到斯潘纳提了吗？”

“他应该是在站岗吧，”贝吉丝困疑惑地看着多利安，他也点着头。

“是啊，我来换他的班，”霍普说，“可是我过来的时候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擅离职守可不是他的作风，对吧？我担心……”

霍普总是爱担心，可这一次他的担心说不定会成真，多利安不禁想道。

\* \* \*

多利安来到了第二库房，这里存放着他们从索尔二号星取回的圣物。霍普正在库房前紧张地来回踱步，他原本应该在这里换斯潘纳提的班。



“找到他了吗？”那位年轻人一边擦掉额头上的汗水，一边问多利安。

多利安停下脚步，盯着库房大门，想起门后存放的东西，他忽然楞了一下。“没找到。”他答道，不假思索地走近库门，把衣袖上的识别卡贴在识别器上扫描。

“你.....你不应该进去，”霍普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多利安答道。门开了。

他走进去，门在他身后关上。明亮的白色灯光照亮了这个不大不小的房间，房间四周空空荡荡，靠近中心的放置着一个基座，圣物就在基座上方悬置着。它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只是一块黑色的方形石板，约有多利安的一半高，石板中央的边缘向内侧微微地弯过去。明明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可斯潘纳提就站在一米之外盯着它看。

斯潘纳提没有注意到多利安，他的头歪着，手臂垂在两侧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他的两眼空洞地盯着圣物，就像是进入了深度催眠的状态中。他的表情松弛，姿势古怪，让多利安不禁想起那个盯着尸体的疯子。

“斯潘纳提”，多利安叫着他。

他没有反应。

“斯潘纳提！”他大声呼喊，他的声音在墙壁间回荡。

他眨了眨眼，抬起头，目光也移开了。

“哦，”他说道，“哦，好啊，长官。”

“霍普十五分钟之前就来替你的班了，”多利安说道。

斯潘纳提的目光依然看着远方，仿佛还在做白日梦一样。他吞着口水说：“我好像，那个，没注意到时间。”

多利安端详着这件圣物。它实在非比寻常，深不可测。如黑玛瑙一样的表面让他不禁想起星际间广袤的虚空。

多利安奋力挣扎，才将目光从圣物上移开。他对这位比自己年轻的士兵说：“你不该进来这里。”

“遵命，长官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我不是故意——我有麻烦了吗？”

多利安转身，识别卡在识别器上扫过。“没有麻烦，”他答道，“可是我要拖着你看军医。”

\* \* \*

军医给暴虐小队开了感冒药。多利安怀疑，说不定其他队员们早就知道，折磨他们的东西远比流行感冒可怕得多。

发疯的技术员被关在第六区的隔离区，多利安想和他谈谈。但不出预料，斯巴克斯中校驳回了多利安的提议。

不过，克服障碍正是多利安的拿手好戏。这次他需要一位共犯，一位内部人员。

他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说服了齐默曼中尉，让她相信自己这么做有正当理由。齐默曼是第六区首屈一指的医师，她拥有比多利安更高的安全许可权限。此外，她还是本茨教授，也就是那个疯子的主治医师。

齐默曼一直都在被幻觉侵扰，虚幻的影像和声音让她精神恍惚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她靠自己调制的药水缓解这种症状，尽管这会让她无精打采。她也给本茨喝了同样的药水。她私下透露，教授的病情“非常严重”，虽然还无法诊断病因，但她坚信和圣物有关，甚至可能牵扯到第六区最深处“黑色侧厅”里正在进行的外星生物活体实验。至于其它的事情，她没有多说。

多利安很好奇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。圣物方面，齐默曼知道本茨教授是研究圣物的主要技术员。根据她对本茨的了解，这位老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攻击倾向。至于其它的情报来源，则要靠她在食堂里认识的“朋友”了。那是一位对她有点意思的保安人员，他负责监视第六区所有摄像头的影像。他曾私下向齐默曼透露，黑色侧厅里没有任何摄像头的影像。

齐默曼不认为她的这位仰慕者也受到了“影响”，尽管他确实有一点妄想症的征兆，但她相信他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。她的上级曾经密切关注她，两度评估她的精神状况，判断她是否适合继续留在这里，她这位未来男友也经过相同的测试。他们两人都清楚，只有通过评估的人才能第六区担任要职。至于那些高阶军官，他们的耳朵上已经佩戴了某种设备。齐默曼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听说它好像叫做“灵能屏蔽器”。

尽管她不太愿意配合多利安的计划，但最后她也同意多利安的看法：有什么事特别不对劲，应该要赶紧找到真相.....如果只是呆在这里毫无作为，结果恐怕比受处分严重得多。

\* \* \*

本茨的病房里没有摄像头，无法直接观察到病房内的情况。病房外部、隔离区与第六区走廊都装有监视摄像头。为了这次的计划，齐默曼特地向沃特金斯提起过，她会和非军方专家一同前往本茨的病房，进行更彻底的诊断。所幸沃特金斯对齐默曼有意思，所以她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值勤，什么时候“有空”。

两人朝隔离区的方向走着，穿过错综复杂的走廊，沃特金斯说不定正在监视他们。多利安从没见过第六区这么深的地方。他感觉这座迷宫越走越深，没有尽头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潜伏在这座设施阴暗的核心之中，像蜘蛛等待猎物入网。

绝大部分技术员都在专心致志地工作，两人与几个技术员擦身而过，他们并没留意齐默曼和穿白大褂的多利安。但齐默曼心里还是七上八下，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利安，这次冒险让她有多提心吊胆。

尽管齐默曼惊慌失色，可她的脸色看起来还是比贝吉丝好多了。齐默曼给过他几瓶特制药水，多利安喝了一些，又把药水瓶给了其他队员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本来头痛欲裂，喝完药水之后，头痛确实缓解了不少，现在仅仅是不太舒服而已。

教授的病房终于到了，齐默曼刷卡开门。多利安走进病房，齐默曼在外等候。

病房三面全是厚实的墙壁，而走廊这一侧的墙壁上除了有个出入口之外，还有一座巨大的观察窗。观察窗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，占了整座墙四分之三的面积。窗户对面的墙壁上伸出了一张单人床，床脚的角落还有个马桶。

明亮的灯光照亮了白墙上千奇百怪的图案。这些图案乍一看似乎毫无关联，可是多利安越是仔细观察，就越坚信它是某种古老的象形文字。尽管多利安并不理解这些图案的含义，但所有的图案似乎都有某种特定的规律，某些特别的细节反复出现，像是遵循着某种顺序。所有的图案中，只有那个最大的图案勉强可辨。那个图案占了本茨床铺上方绝大部分的墙壁，它像是某个直立的型体，上面长着大量肢节，看起来就像是异虫与星灵的混合体。包括最大的图案在内，所有的图案都是一片猩红，颜色深浅不一。

本茨穿着不合身的白色连体裤，在多利安正对那面墙的床头旁边缩成一团。从多利安的位置只能看到那老人的背部，他谨慎地在那面墙旁边做着什么，看起来是在为那张巨画补充线条。

“本茨教授，”多利安叫道，但本茨没有回应。从教授右肩的动作来看，他像是先把手按在脸上，然后戳到墙上。

“教授！”多利安大喊道。

老人的身体只转到刚好能看到多利安的位置就停下来了，他的脸颊上有一道道结痂的抓痕。他双眼大睁，眼窝凹陷，整张脸枯槁憔悴，满是胡碴的下巴和连体裤都被染红了。他把同样染红的手指伸进嘴里蘸着，之后抽出蘸满鲜血的手指，继续作画。

多利安低头看着教授的脚边，他看到了两颗牙齿。意识到眼前的老人是在用自己血淋淋的牙洞充当“墨水瓶”，他胃里顿时一阵翻涌。他想起齐默曼之前说过，这个人的病情“非常严重”，她说得确实没错。

本茨正在为最新的符号补充着线条，他卷起袖子，露出了血迹斑斑的手臂。多利安走到了本茨旁边，他注意到他手臂和脸上的伤口很相似。

“教授，我得问你几个问题。”多利安说道，他回头看到了观察窗后的齐默曼。她想装得若无其事，但她不断扫视走廊两边的急切表情彻底出卖了她。

“他的影子……”老人开口道。

“向前延伸。我都知道了，”多利安重新回过头问道，“你之前就说过这句话。是谁的影子？是不是有人强迫你……做那样的事情？”

本茨继续低语着，声音沙哑刺耳。他少了一颗门牙，讲话口齿不清。多利安费了很大劲才听明白老人在说什么。“永恒者……洞察万物。敬者得赏，逆者……受罚。”

“谁是永恒者？”多利安靠过去，逼他回答。

本茨停下了动作。他转身背对墙面，跨出一小步，身体倾过床铺上方。他张开手指，谦卑地拂拭那个怪异生物的形象。

“他的使者。”

多利安盯着这粗糙的画作：“这就是他的使者？是永恒者的使者吗？”

“我愿.....服从。”本茨对着画上的形象一遍遍地喃喃道，“我愿服从，我愿服从，我愿服从.....

观察窗上传来了急促的敲击声，让多利安吓了一跳。他转过头，发现齐默曼正怒气冲冲地盯着他。她不耐烦地甩着手，催促他赶快结束，多利安向她点头示意。没错，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，被逮到的风险就越大。

多利安大步走向门口。临走前，他看了一眼那潦草血迹画成的神明，或是使者，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.....还有那位卑躬屈膝的信徒。

齐默曼离开时浑身冒汗，双眼发狂似地四处张望。她和多利安沿原路折回，没有引起任何骚动。一直走到距第二库房只有几米的地方时，一阵鸟叫声让两人停下了脚步。

那是齐默曼的手机。她与多利安对视了一眼，明显地犹豫着是否要接手机。最后她还是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中取出手机，按下按钮，用略带嘶哑的声音应答道：“我是齐默曼。”

多利安听到了另一端的声音，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，但听起来十万火急。

“遵命，长官。”她结束了通话，转过身对多利安说道，“无尘室发生了紧急情况，我过一会儿再找你。”齐默曼的手在发抖，她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迅速离去。

\* \* \*

十五分钟过后，多利安在第二库房外面遇到了贝吉丝，她看起来好多了。不过，他可不希望她旧病复发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，小贝，我来替你的班，”他说道。

尽管双手手背上还有尚未痊愈的抓伤，不过她气色很好，眼神明亮。她问道：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回去歇着吧。”

“了解，”说完她便离开了。

在值勤的头一个小时，时间过得缓慢无比，走廊上空空荡荡。多利安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库房大门，想起了库房里看着圣物出神的斯潘纳提。

多利安不是盯着大门看，就是在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他担心队员们的安危。与本茨交谈之后——如果那也能算得上是交谈的话——他变得更加忧心忡忡。一开始，多利安的头越来越疼，但一个小时之后，他的头痛渐渐地减退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感到心里越来越平静。很快，他就靠在了大门旁边的墙上，歪着头闭目养神。紧接着，他猛然惊醒，到处走动。可没走多久，他就再一次放慢脚步，停下来，靠在墙上昏昏欲睡，他的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……

他的肉体已被遗弃在另一个地方……仿佛灵魂已经出窍，飘在空中。他感到怡然自得，一切痛苦烟消云散。在这片万籁俱寂的虚空之中，只有某个声音无处不在，从四面八方传入他的脑中。

“终末即将到来，你已是神选之子。”

那声音似乎在他全身回响。“神选……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“侍奉永恒者，为其仆从。”那声音说道。

随即他意识到了——他周围的一切，还有这种宁静祥和的感觉，通通都是虚无幻影，都是一派胡言。多利安回呛道：“我谁都不想伺候。”

“你终将服从。”那声音回答道，它的语气变得更加强硬，又莫名地悦耳。

多利安说：“不管你想干什么，你最好断了这个念头，因为我会对付你。你听到了吗？别来招惹我和我的小队。如果你敢惹我们，我会找到你，然后一刀宰了你。你最好记住我说的，你这个外星杂……”



“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——”

尖厉的惨叫声就像是烧红的刀子插进了他的大脑。他弯下腰，闭紧双眼，双手死死地堵住耳朵，但惨叫声是从他自己的脑中发出来的，这反而让声音变本加厉。

无比漫长的一分钟之后，惨叫声终于停下来了。多利安的头痛再次袭来，他慢慢睁开双眼，猜测自己身处于第二库房外的走廊上。

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他已经身处库房内。悬置在基座上的圣物就像是现实世界的黑色缺口，像时空之中的一道裂痕。他都能想象得到几秒前的情形：自己从外面走进来，站在石板前失去意识，与斯潘纳提当时的情况一模一样。

多利安一边揉着太阳穴，一边走向库房大门。他想先去问问齐默曼无尘室的后续情况，然后告诉队员们自己刚刚的经历。

而且……他需要更多齐默曼的特制药水。

\* \* \*

几分钟后，多利安走第三军官营舍齐默曼的房门前，按下呼叫按钮。

没人应答。

他穿着战术护甲，头盔的保安频道里忽然窜出了斯巴克斯中校的声音：“多利安指挥官，我是斯巴克斯，我已经找了齐默曼中尉一个小时。”

难道中校知道他此刻就站在齐默曼的房门外？

“我……一直没见到她，长官。”

“如果你看到她了，马上告诉我。” 斯巴克斯结束了通话。多利安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她的电话.....

一阵鸟叫声从房门后面传来，虽然很模糊，但确实能听得到。

她可能正在洗澡.....可斯巴克斯找了她一个小时，就算是洗澡也洗得太久了。

保安人员有万能密码，紧急情况下可以打开所有营舍房门的门锁。考虑到最近事故频发，多利安认为目前就是紧急情况。他在门边的小键盘上输入万能密码，房门“啪”地一声打开了。

多利安冲进房间。齐默曼躺在床铺上，穿着无袖上衣与短裤。她皮肤呈现出恐怖的苍白色，嘴唇发蓝，嘴巴与眼睛大张着，露在短裤外面的双腿已经变紫。她的左手放在体侧，右手悬在床垫边缘，手腕内侧有一道精准的刀痕，身下床单已被鲜血浸透，连金属地板都被染红了一大片。

他冲过去，手指按住她的脖子，但她已经没有脉搏了。他开始按压她的胸口，但内心深处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，她已经死了太久，根本不可能救得活。可是他依然用力地按压了好几分钟，直到双臂无力才停下来。他跪倒在地，啜泣着，思绪一片混乱。是谁杀了她？难道她是自杀？若真是自杀，又为什么想不开？

他抬起头，注意到她两根手指的指尖沾着血。眼前的画面让他想起了本茨教授.....

多利安转过身，面向床铺对面的墙壁。洁白的墙面上，五个血红色的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：

“我决不服从。我决不服从。我决不服从.....”

\* \* \*

“我真不敢相信她已经死了。”

贝吉丝疲态尽露，一脸消沉。或许除了克兰斯顿之外，所有人都受了不小的打击。暴虐小队是多利安的房间里集合，他们眼神迷惘，互相对望，完全无法置信。唯一不受影响的人是克兰斯顿。他满脸期待地盯着多利安，就像在等待主人扔球的小狗。

“斯巴克斯是怎么说的？”小贝急切地想知道。

“这件事我还没上报。”面对大家惊讶的表情，多利安继续说道：“我认为莫比斯把外星生物关在了第六区的黑色侧楼里.....那东西侵入我们的大脑。让我们产生幻觉，受尽折磨。它想把我们通通逼疯.....这样它就可以控制我们了。”

斯潘纳提点头赞同，小贝神情冷漠，霍普移开了目光，而克兰斯顿露出微笑。多利安继续说道：“我还怀疑，我们回收的圣物.....相当于增幅器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或许你说得对，长官，”斯潘纳提说道，“这个猜想很合理。”

“出于两个原因，我没上报齐默曼的死讯，”多利安继续说道，“我不知道外星生物是不是也对别人下手了。如果它已经动手了，又有多少高层军官已经受它控制了？本茨教授发狂杀人的事故，斯巴克斯好像就没怎么调查.....”

“你觉得斯巴克斯被外星生物控制了？”霍普问道。

“我还不清楚，”多利安老实答道，“我们的前任司令布拉克斯顿.....他可能不怎么喜欢我，但我相信他会把我的话听进去。可惜我没办法联系到他，斯巴克斯透露过他在执行什么机密行动。”

“所以.....所以我们要向更高层的人求助。”霍普坚持道。

“难道你要走正规渠道吗？”贝吉丝的语气略显尖酸。“你知道那要花多长时间吗？”

“她说得对，”多利安赞同道，“就算我们最后能摆脱斯巴克斯，又会有多少人会先没命？”

“没错。”斯潘纳提抢着说，“所以我们得把圣物带到基地外面，或者找个地方藏起来.....”

“那个圣物绝对不能碰。”多利安说。“如果我们轻举妄动，那个外星生物就会察觉到了。”

“你刚刚说，不上报齐默曼的死讯出于两个原因，”贝吉丝插话，“那第二个原因呢？”

“还为了给我自己争取点时间。这是我的个人行为，和你们所有人都没关系。我接下来要干的事情，已经是在和军纪对着干了。我可能会被送到军事法庭上审判，甚至比这更惨。他妈的，说不定会把自己害死。可是如果我猜得没错……很多人会因此逃过一劫，那个外星生物的阴谋也会破产，对我来说，这么做很值。”多利安的目光扫过每一位队员，说道，“我接下来要干的……就是杀了那个狗娘养的外星畜生。”

\* \* \*

出乎多利安的意料，所有的队员都愿意参与这个计划。他本不希望全员都冒这个奉献。尽管齐默曼嘴巴很毒，她依然是队员的救命恩人，可他们却没能救下她。罪恶感在每个人的胸中激荡，他们发誓要为她复仇。

全员挺身而出，就连霍普也不例外，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置身事外……但对多利安的计划，他们起初还是心存疑虑。

入侵第六区谈何容易？他们可能得对付自动防卫系统，可能还会有人反抗。自动炮塔不是问题，但若伤及无辜该怎么办？

“用非致命弹，”多利安答道，“就用镇压行动中的昏迷弹。”过去莫比斯部队在回收珍贵物品的时候，曾数度遭遇原住民抵抗。这种情况下，倘若对方不使用致命武力，他们也会采取非致命手段。“昏迷弹”可以瘫痪目标中枢神经系统，使其在二十至四十五分钟内失去意识。

整个小队达成共识之后，他们一起喝下齐默曼的特制药水，从军械库中拿出合适的弹药。接下来，他们还得对付第六区的另一道防线：监视摄像头。

所幸齐默曼于沃特金斯交情不浅，多利安也曾经密访本茨，所以他才知道这名保安人员的工作时间。沃特金斯在开始监视之前，会先在食堂里享用晚餐。离开齐默曼的房间之前，他顺手摸走了一些镇定剂。他既不清楚该用多少剂量，也不知道药效多久才会发作，不过只要研究一下，搞清楚这些并不困难。至于剩下的事情就容易多了，斯潘纳提负责把食物盘掉在地上，分散沃特金斯的注意力，而贝吉丝则趁机在酒里下药。

多利安也盘算过另外两件事的可能性——在他们完成作战计划之前，齐默曼的尸体到底会不会被人发现。如果真的被人发现，会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的通行证已经被拿走了。他考虑过制造一起事故，让所有人都紧急避难。但那样实在是太大张旗鼓，只会引起更多人注意。因此，多利安和小队成员们打算只穿着轻型战术护甲，携带武器进入第六区。他们的作战计划是：一路向前，绝不开枪。若有人起疑，就向他保证一切正常。当然，还要祈祷当他们走满是监视摄像头的房间里时，沃特金斯已经在椅子上打盹了。

目前为止，一切顺利。

他们穿过了最外层的工作区，直奔隔离区，希望能绕到第六区的核心区域。多利安也知道，说不定还有其它去核心的路线，但这样绕行的好处就是几乎不会碰到什么人。见过本茨之后，他已经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对这里唯恐避之不及。

一行人经过隔离区的空病房，朝着教授的病房前进。还没走到地方，他们就发现另一间病房里也有人……

病房里是一个女人，她的连体裤已经被撕得破破烂烂，露出了伤痕累累的皮肤，有的伤口是新抓的，有些已经结痂。和本茨一样，她也在用那种令人惊骇的方式在墙上画着什么。她转过身来，目光怪异地看着多利安。她的鼻子已经断了，鼻血流过了嘴巴，又从下巴上滴滴答答地落下来。毫

无生气的目光在多利安脸上停留了几秒之后，她转过身，用手指蘸着鼻血，继续画着那幅诡异的图画。莫非这就是齐默曼先前去被派去处理的“紧急情况”吗？或许吧，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

多利安已经向队员们解释过本茨的情况。他们悄悄地走过女人所在的病房。多利安走近几步，透过观察窗窥视着本茨病房内的情形。

那个古怪的图案变得更大了，连观察窗上都被涂上了血迹。在右侧靠近房门的地方，图案画得非常密集，就像遮光布一样盖在窗户上。鲜血构成的线条逐渐变细，向左边延伸着。正当多利安仔细打量着某个奇怪的图案时，一个身影忽然扑到了窗户上，在多利安面前留下一个鲜血淋漓的掌印。

多利安匆忙后退，眼前的古怪景象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教授几乎把整件连体裤都扯烂了，全身上下体无完肤。老人的脸像是被耙烂了，皮肤所剩无几，只有几条细丝挂在鼻子与头皮上，肌肉都露了出来，一只耳朵也不知道去哪了。他的牙齿已经掉光，细微的声音从嘴巴里挤出来，多利安仅仅能勉强听清那四个字：“我愿服从。我愿服从。我愿服从……”

身后的队员们惊恐不已，失声呼喊。多利安回过头，示意大家继续前进。

他们穿越了隔离区，经过千回百转的通道，靠齐默曼的识别卡进入了更衣区。更衣区的另一端是一道气闸门。他们的右侧挂着一排防护服，可以把人从头到脚全都裹住，保护起来。

贝吉丝疑惑地望着多利安：“继续前进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穿上这些防护服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转过身，对其他队员说道，“穿上防护服吧，不过记得拿好武器。”

所有成员按照他的命令行事。多利安不确定齐默曼的识别卡能带他们走多远，但他们成功打开了第一道气闸门，紧接着是第二道。

他们走进了无尘室，整个房间有两层楼高，极为宽敞，吊顶的天花板装有巨大的排气扇。看得出来，房间里的技术员们正在各自的工作站上忙碌，准备进行生物实验。培养液里泡着或完整或残缺不全的生物器官。多利安不知道它们是哪来的，不过其中一部分他认得出来——那是异虫的肢体。

它们被存放在贮藏罐中，旁边架着监测器。一部分肢体放在小型防护舱内，正在被机械手臂进行解剖，还有的被泡在大型培养槽里。

沿左侧墙壁向前较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型观察室，几乎占了整个房间一半面积。观察室里存放着用来给异虫提供养分的菌毯，已经盖住了一部分玻璃。多利安透过缝隙朝里望，发现这种毯状的物质已经扩散到了墙上。柔和的光线射过浓稠的粘液，让整个观察室都散发着阴森的紫光。

这里就是黑色侧厅吗？多利安可不这么认为，他连半个活着的外星生物都没看到。他的视线穿过宽阔空间，发现另一侧还有一道气闸门。

大部分技术员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，几个人注意到了他们，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不过他们什么都没说。多利安走到另一扇气闸门前十米左右的地方时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一个男人站在他的左侧，双手叉腰。愤怒的咆哮声从他的护甲面罩中喷薄而出，一个手忙脚乱的技术员被骂得狗血淋头。那个人正是斯巴克斯，多利安发现他的右腿的皮套里有一把手枪。

斯巴克斯骂完人之后转过身，没跨出两步就停了下来。他死死地瞪着多利安与其他队员，紧接着，他的目光就钉在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上。多利安走向斯巴克斯，左手手心向外，做出了一个表示和平的手势，但斯巴克斯已经拔出了手枪。“放下武器！”斯巴克斯举着手枪大吼。多利安向前猛扑，一把抓住中校的右腕。斯巴克斯奋力举着右手，一枪击中吊顶电扇。

就在这时，多利安听到了尖叫声，他看到人群争先恐后地涌向他们进来时的气闸门，随后爆出了几声枪响。他推测是小队成员开火了，他们使用非致命子弹朝人群射击，阻止他们逃离现场启动警报。他继续与斯巴克斯扭打着，无暇注意周遭情况。中校抓住了多利安的手腕，想要抢走他手中的枪，结果却变成两人的蛮力较劲。他们不断拉扯，打作一团，两人推搡到了中校之前所在的工作站旁边。以斯巴克斯的年纪而言，他十分强壮，他毫不留情地全力攻击，多次用膝盖撞击多利安，想一膝撞得他直不起腰。多利安绷紧肌肉挡下几次膝击之后，回敬了一记猛踢，正中对方腹部。



斯巴克斯踉跄后退，他的头撞碎了一个圆柱形的贮藏罐，贮藏罐里似乎装着一只异虫寄生虫。他朝侧面倒下，黄色的液体从贮藏罐破碎的玻璃缝里流出来，流到了上校的制服上。紧接着，贮藏罐四分五裂，剩下的黄色液体夹着异虫的尸体，劈头盖脸地浇了他一身。斯巴克斯咒骂着，想要甩开身上的异虫尸体，这时多利安朝他开了枪，昏迷弹打在了斯巴克斯身上。他闷哼一声，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但几秒钟之后就不动了。

平复了呼吸之后，多利安将注意力转向其它地方。气闸门前方的开放区域内，几个身穿无尘服的技术员倒在地上。但作战已经出现了严重失误：鲜红的血色染透了白大褂，地砖上血流成河。

死了。那些技术员都死了。

小队成员站在人群之中，低头看着尸体，接着他们抬起头看着多利安。多利安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，摘下面罩。

“怎么会...？”

“是克兰斯顿干的，长官.....”已经摘下面罩的小贝答道。“他突然精神错乱，改为实弹扫射。”她持枪指着其中一具尸体，多利安看到了面甲后克兰斯顿的脸，他身上多处中枪，血流如注。

“我们不得不改用实弹，在他向我们发难之前先下手为强。”

多利安感到天旋地转，头痛欲裂，完全无法思考。其他小队成员也拿下面罩。“有一些技术员逃走了，长官，我们要追过去吗？”斯潘纳提问道。

到底死了多少人？多利安检视着屠杀现场。包括克兰斯顿在内，总共有八具尸体。事情本不应该变成这个样子的.....

“长官？”斯潘纳提问道。

最后，多利安摇了摇头，“不，不追了……我们必须继续前进。”他迅速脱掉战斗服，走向气闸门。他想用齐默曼的识别卡通过，但门却没有应声而开。随后，他注意到了门上的生物特征扫描仪。

斯潘纳提与多利安把昏迷的斯巴克斯拖到视网膜扫描仪前。两人把他撑起来，扒开他的眼皮。漫长的几秒钟后，门上的绿灯终于亮了，多利安如释重负。

他们如法炮制，穿过了一扇又一扇的气闸门，最后终于进入黑色侧厅。

\* \* \*

黑色侧厅名符其实，整个侧厅都由抛光的黑金属构成。闪亮的蓝灯下至地板，上至天花板，遍布整个墙面。走廊朝左右两旁延伸着，一座半圆形的建筑矗立在多利安眼前，上面没有明显的入口。

他感到胃里翻江倒海，刚刚技术员血流成河的画面依然在他的脑中翻腾。这不对，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该发生。

警铃响了起来，想必是逃跑的技术员报告了袭击事件。地面和墙面的装甲板打开，自动炮台升起。多利安身旁的斯潘纳提单膝跪地，发射了两发榴弹。弹匣弹出，他伸手去摸大腿上的新弹匣，用力一拍换上弹匣，继续开火……

那些尸体，根本不该发生那种事。计划出了差错，所有的事情都不太对劲……

枪声大作，在墙壁与走廊间回响。多利安觉得自己仿佛置身慢动作影片中，他转过身，站在左边走廊的人是……齐默曼。齐默曼？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多利安，全身皮肤惨白，血管若隐若现。那是蓝色的血管，就像她的双唇一样蓝。她姿势僵硬，行动却出人意料地顺畅。她转身向前，消失在走廊深处。

多利安的头痛越发地强烈。不对劲，一切都不对劲。

多利安跟了上去，加快步伐想追上她。他朝着深处越走越远，墙壁也渐渐变成了曲面。多利安绕过蜿蜒的过道，看到齐默曼走进右边的连结回廊。

我们不得不改用实弹.....

他来到一条短短的通道前，齐默曼就站在通道尽头，她的身后是黑色的曲面墙壁。她向后退着，身影穿过墙壁，消失了。

多利安蹒跚前进，头痛难耐，种种画面在脑中闪现：受害者横尸遍地，血流成河；穿着战斗服的小队成员低头看着尸体；斯潘纳提枪上的弹匣弹出，伸手去摸大腿上的新弹匣；克兰斯顿天真地笑着，他的笑容是那么无辜.....他伸出手，抚摸着眼前的墙面，嘈杂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。他转过身，看到了霍普、贝吉丝和斯潘纳提，他们就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。他摇着头，迎着他们的目光瞪了回去。

“你们根本不可能改用实弹。”他说。“实弹弹匣应该.....放在你们战术护甲的口袋里。如果不先脱掉防护服，根本不可能换弹匣。”

“别紧张，长官。”贝吉丝说道，“你可能有点不太清醒。”他们三个紧紧地站在他旁边，堵住了他的逃脱路线，小心翼翼地盯着他。

“你们一直都在用实弹。”多利安握紧手中武器。“还有克兰斯顿.....只有他.....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参与这场屠杀。他的大脑改造过.....所以外星生物无法控制他.....”

“没事了，”斯潘纳提说，“已经结束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多利安端起步枪说：“把枪放下。”

“挣扎只不过是白费力气，长官，”霍普说。“我们都试过了。”

“别逼我，否则我把你们全都干掉。”多利安吼道，举起武器指着眼前的三个人。一声闸门开启的细微声音从他身后传来，微风拂过他的后颈，温暖的光芒笼罩在队员们热切的脸上。

“我会.....我.....”

多利安转过身去，目光上移。那个外星生物就站在门口，和本茨墙上画出来的样子几乎毫无区别。它拥有星灵与异虫的混合结构，脸部狭窄，头部覆着宽阔的硬质甲壳。巨大的黑色利爪从又细又长、覆盖着片片装甲的肢体上伸出来。它的身躯高大魁梧，带着主宰者的气息，形象古怪而独一无二。至于它的双眼.....它的双眼让多利安不住地想到圣物的黑色表面。它的眼睛深处是广袤无垠的虚空，多利安觉得自己已经堕入这片虚空之中，迷失沉沦。

“我.....”

他已陷入无底深渊。深渊之中，只有永恒者的身影向前延伸，横跨湮灭之境。站在它身影之中的，是获得神选的幸运者们——有外星生物，有混合体，还有侍奉它的神选之民，贯彻其意志的使者。

多利安转过身面对同伴。他朝天仰望，他的眼中映着混合体黑洞洞的眼球。他张开嘴，用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声音说道.....

“我愿服从。”